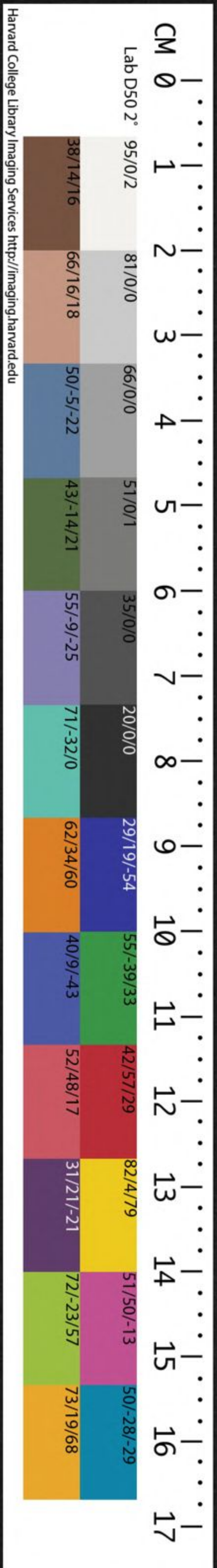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19

T251 2.7 / 4348





新刻趙鳳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六

南木紀 附元紀

聖德太子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一

子小入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一夏威震海內然始終

亂反正之才亦未夾成敗况中才之主自保邦沒身幸也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二年○夏乾定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潘壬起兵
立濟王

鑑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

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

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

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平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甕中壬尋得

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
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



哈佛大學
藏印



余一作秦

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

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

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南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

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鑑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

軒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

冤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莫安

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

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國根本仁義先正名

臣或以為家法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之處公之變

有所未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雪音音颯雪州君非乃志

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

扶持宇宙之棟榦

我朝立國根本仁義

真德秀言

洛王之冤

封秦邸謂秦王廷美事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

陛下母而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

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舜象則陛下不及

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

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

掩前失帝曰善發明凡書起兵予倡義也蓋竑當立而廢之的不當立而

此間隙遂謀殺之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莫親於兄弟理

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

張時泰曰

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

罪而已哉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

壞自理宗亦非遡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

德秀文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潘壬起兵為有名

理宗不能效叔齊

胡氏非遡流而源之論

論

世師取當
世第一流

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
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州之

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
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

輟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

德秀言
人心四事

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一段言刑政
當與眾共議賞罰適平則

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

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二
段

言賞罰不
可存私 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直入都

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也言苞直其人則心
治世反其物罪其人則心

亦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苞直公行
宜反其物罪其人治世

其迫履言苞直公行
宜反其物罪其人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言四段
言治

殺戮焉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鮮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敏銳之士
多於老成

世氣象欲其寬裕
鮮密網達下情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

三臣未聞
聘召

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宗然
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高直敢言如陳和備皆宋家紀錄

碩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權必僑於一坵

鑑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

網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鑑初國代賈涉

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全自青州來謁

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

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

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奔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綱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息州義斌敗之鑑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
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息

李全折節
為禮
許國折伏
此虜

彭義斌死
節

綱益甫
天聖宗三十一卷
三

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運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恩州今東昌府恩縣屬淮安府○鑑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鑑秋七月彭義斌狗具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

系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罵敵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為邪遂死之

發明則其恢復之義昭于日月星燭不可滅迨至潰被執不屈而死忠

何尚焉義斌甫沒京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益可足哉

丁南湖曰一也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死而死義斌起忠節是故君子不可不擇其死也

綱竇大理寺評事胡夢昱于象州今屬柳州府鑑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

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綱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曰帝以九成正色立朝與明道之功

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其學佛者游故議論多

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至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令也

鑑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

昕昕一日言直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

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

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

鑑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

郎魏了翁于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九成正色立朝
中與明道之功
擬求以程頤為源為表
藉田令謝
王衍後
三屆之榮
亦遠藉三
凶之助其
事何如
鷹犬三凶

恢復之義
昭于日月
義斌保障
之功

此奉大快
公論
了翁者九
經要義
人君為治
之門

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
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
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發明 是時史彌遠之元惡王於內梁成大之群邪附於外了翁德秀為
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
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
不可深為當時惜哉

丁南湖曰 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譬之諸公猶祖
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於諸公則追崇之於二公則貶黜
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
彼追崇之典不亦虛文也邪

鑑丙戌三年 金正大二二年○夏主觀元
年○元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

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習謹不肯苟簡涉獵舉

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擾陵人心震艾請九齡二義社

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

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家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

三義社以
脩寇

為重
是固男子
之事

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

以天下李
校人才為

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與起

念
張栻期以
任道之重

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連正卧而卒張

九齡志大
據實

械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張栻

九齡和而
不同

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

李者號為
二陸

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

叔晦不子
愧

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可言李

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兩者無愧

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上諸夢寐兩者無愧

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佳趣美境

擬宋錄呂祖謙張栻

陸九淵後子孫謝表

天地何勞

際

幸止異常

兒

宇宙內事

乃已分內

事

聖人心同

理同

鑑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游及聞朱熹
呂祖謙誦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踈席總是佳趣櫛風
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
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鑑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
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
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
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乎
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一司也及登進士第
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
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本者本無

尺闕

六經皆我

註脚

鷺湖論辨

切中學者

隱微深痼

之病

慨然以名

節自許

忠信篤實

為道本

亦有相去千里間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
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利欲之人言猶
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
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
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鷺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
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
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
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行
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
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
迪以及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爽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

地一本

心與天

為政可為後世法

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丘文莊曰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之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於今而殆未已吁可慨也夫

二言孔孟正傳

王陽明曰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皆不逮於二子而為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為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有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

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頤一倡群和勸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鑑 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元以疑元元攻之

狗若全糧援踞絕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死歸

鑑 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從李知孝

鑑 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之請也

鑑 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金 先是瑋代

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丘文莊曰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曹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 丁未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親二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

圖功臣于崇德閣 臣像於昭動閣何如

發揮聖賢蘊奧

人主李問
之要
中庸序言
之甚詳

魏真意之
倖匹

知正道之
有益

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堂之部侍郎在入對言
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
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許浩斷曰

理宗謂朕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然當是時若魏
而復窺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窺亦或且不免况望其
用乎雖然鸞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

周靜軒曰

理宗加贈其官頒詔褒美亦是公道之不容異者使天下士
天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

特書以
著其美

鑑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
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
黨救已乃降之

大黃愈疾

鑑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
黃兩馳而已既而軍主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陳寅夫嬖
守節

陳寅伏劔

陳寅盡忠
王事

貢奉以得
士為先
二十年間
始有以捷

陳和尚名
震國中

綱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鑑**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
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
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劔而死賓客同死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嬖繼亡可謂
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全節也

鑑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鑑**三月元

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眾士氣
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鑑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八月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

宋共滅金國勢愈
昌在位一十三年

鑑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鑑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純

十二世祖劉翽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翽次
曰翽仕至金吾衛上將末曰翽仕至將作監簿翽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

五忠劉氏

收寇或夾獄或服貧或極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孫紳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翰謚忠顯翰子子羽謚忠定子羽子洪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鑑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彰化軍今平涼府涇州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兵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

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遣軍士穆椿入

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

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得構益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戍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

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

不受制命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

史彌遠不納廣義觀李全遣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欲以銷

政矣書曰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也

鑑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圍李全

授李全節鉞不受范葵深以李全為慮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

三趙已入揚州

綱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趙揚聞范葵已入揚州乃鞭鄭衍德曰我

綱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揚太后以采甫有援已功命

綱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太后壽

綱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徐州豐城縣

綱丁南湖曰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弟李燔而其討賊之功如此

綱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計李全餘部也全妻

綱九月大廟火五年仍新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自初珙父宗政知

綱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自初珙父宗政知

范葵平淮安

丁南湖曰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弟李燔而其討賊之功如此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荆襄自玷功業爾

東陽招唐都蔡州壯士三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

洪代海琪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

金將陳和尚死即

鑑元王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元大弟拖雷戰于三

峯山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名彛字良佐和死之金兵潰合達見

好男子再得生當念我

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太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酬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公我得之○湏觀勇反乳汁也

鑑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人家

在文莊曰

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黜則入其當黜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樞超棍等名富實之家稍有胥里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往往專殺拘鎖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鑑帝謁太廟時初成也○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元請和四月元將退

軍河洛○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元人來議同伐金

鑑元使王檝來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攻京

朝臣皆以為可

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元許埃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發明

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曰

論者謂宋報金讐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滅虢取虞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不與元協則金讐既莫報而已禍亦隨踵權與協濟則雙先報而禍且緩於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力以禦金若夫成敗則天也

鑑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使得戰

存亡決此一舉

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

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

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

人復圍汴

鑑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詔柳食競○鑑金主濟河次于蒲城及

元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鑑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

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

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

欽之時焉

在文莊曰

崔立以金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是日宮車三
皆赴北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氏之狂謀以
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
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
之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元與金同是夷也金以夷而戕華元
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
雖巧於施為天更巧於報應嗚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孟珙復鄧州

鑑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登山移剌瑗以鄧州降珙言于制使史

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弱

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

從其請○綱五月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綱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鑑先是武仙愛將劉儀

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

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尊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兵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珙

還襄陽唐憲中元和中吳元濟反於蔡州帝命李愬討之愬於雪夜乘其不備遂擒之

鑑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

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

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

許○鑑元那顏倭蓋圍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孟珙敗武仙九砦

雪夜擒吳元濟之時

金人求糧不許

鑑更彌遠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
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壬以居
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丁南湖曰始也誅侂胄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士終也竄直言則彌遠
怨之且宋傳亦不編為姦臣良有以也

知孝不堪與成大同梁成大有罪奪其秩莫澤論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

攘臂為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

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忮害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

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

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

始聖德開太平之跡尤貴更新聖德開太平之跡

蔣宗誼曰理宗初拜秉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越四年寧宗崩史彌遠為
詔擁立又越九年彌遠死帝始親政春秋已三十矣詔改明

年為端平其詞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跡尤
更新則九年之間詔誥命令皆出於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而乃謂帝
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
復古帝王之治而為理宗之功殊不知吾道之行天下如日月之行天
人孰不見在當時有一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利用則其所尊崇者亦務
名而已豈其情哉

鑑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

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鑑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

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

州以復仇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

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

用無備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鑑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

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

趙葵捐身報國儒臣之所難以陳德剛為制置使國家不可一日忘此以卒後方煩聖慮洪咨夔王遂為御史

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遂竝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袁韶趙善湘等皆奪祠落職

時人謂之

四木

鑑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桀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

嘗考宋史薛極本傳止載其災異一疏忠直言語而其

孟珙及元

兵入蔡州

鑑甲午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未帝承麟元年亡○元太宗六年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

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料虎死

金十一年共一

更臣曰

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

鑑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以西北為元

孟珙等分屯京國

鑑中書之使孟珙等遣師竝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鑑金燃抹元典以息州來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

廣義

元典以息州歸宋乃心之所願耳蒙古追殺之者其目申無宋也宋烏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鑑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賈涉為籍田令自似道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

西湖中灯
似道才可
大用

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烟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鑑**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鑑**知

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

大丈夫患死不中即

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

金張天綱不屈

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至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真

鑑監察御史王遂言史高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
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
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

鑑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

贈黃幹等
謚

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

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陳性之簽書樞密院事

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范葵請復
三京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金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

范葵欲乘
時撫定中
原

崔立以降鑑初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
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刺日進兵范參議官
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稍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

鄭清之力
主其說

江喬諫
代

中原有可
復之機

事成可坐
而策

英君先治
內而後治

外

用民先得
其心以為
根本

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費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街
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高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與師杜
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
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
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
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
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
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金子才
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梁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
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梟其首

張時泰曰

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
用兵又非李全之比况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

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將宗誼曰昔元遣王徽來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

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定謀立書誓曰我與金必報之讐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惟遙望揮泪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伐金返我河南之地使我得澶麥飯於八陵之下上慰列帝之靈庶可也不然深鑒宣和海上之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踞焉使元聞此雖豪傑滿前亦當竦聽俟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智不及此待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蔡婦人之謀全子才小兒之技畔盟開釁會師于汴武功不競國勢日蹙而往漢之間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趙葵遣徐敏子入洛

鑑蔡帥師會全子才汴秋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時元人聞宋

來爭河南還師南下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值盛夏行師汴隄亦决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全子才難之范蔡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為監軍文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

朱楊祖以八陵圖上

鑑八月朱楊祖還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

澗水新復楊祖悉以對帝含泪太息久之○**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

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

元人至洛師還

鑑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徐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

趙范効入洛之師

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之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蔡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燒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目中可謂無人

張時泰曰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

趙葵典劉
將軍與
以和議自
愚說者謂
不可和於
死與不得
不和於端
平其故何
歟

擬宋以真
德秀為翰
林李士魏
了翁直學
士院謝表
疑宋直德
秀進大李

足定矣何其勇和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惶惶逃歸何其

懦和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

王敬所曰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始終故宋而不可忘者讐也然

換之以事當讐於金之末世而不當讐於元之初與蓋金殘宋之社稷

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

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讐而

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

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

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子敏皆襍線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外

不失事強以為順天之圖而內脩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圖存念亂

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祀祀而猥聽浮言怒臂當輶致探虎穴挑

勞奔命矣柰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鑑九月以趙范為荆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

鑑簽書樞密院事德剛卒帝深惜之

綱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鑑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

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按德秀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極陳帝因奏三劄

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

帝王為治
為李之本

問德秀奏
三劄何如

祈天永命
二事

用兵莫急
於人才

進取有二
難

諸葛閉關
息民之時

和扁繼庸
疾之後

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南威古

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可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

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未貨賂

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刺停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

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

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濶塞下之備枵然

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注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

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稅斂靠實為王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和扁皆醫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

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競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

國元祐中屢屢尚治漢書為此稟稟危懼貌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

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帝曰往往革面

所至視民如子
讀封事可見忠誠

六者守邦要道

儒生成宦不兩立

漏下四十刻乃退

理宗用賢之美

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行義

而未革心之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魏然孤立試思當事變遷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與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价人人也師衆也大邦強國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感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嚴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廣義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召者所以若理宗用賢之美也綱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發明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備齊治平之業誠有國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臻此

聖孝元人責敗

擬宋以真德秀知貢奉謝表

詔孟珙措置边防

孟珙忠勤

體國

鑑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
鑑十二月元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鑑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春正月以真德秀知貢舉仍參知政事
鑑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瓊埋浚隍鬼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

德秀直聲

震朝廷德秀不愧

其言四方想見

鑑五月資政殿學士直德秀卒德秀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咸切快覩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

風采
德秀慨然
以斯文自
任
正季遂明
于後世
德秀之力
為多

不用而穀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陳桎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真德秀者也何使寧理二宗簡其忠悃之誠聽其格言之正而不為史彌遠梁成大所擠則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於宋始也為奸臣所沮終也為天奪其壽遂使大志不伸飲恨而沒豈不深可悲乎故識者觀乎真德秀魏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崔與之力
辭帝命
人才足供
一代之用
用人之道
無逾此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權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至控

了翁知兵
書唐嚴武
詩賜了翁
擬宋賜魏
了翁御書
唐嚴武詩
及鶴山書
院四六字
謝表
高宗傳說
之事可望

辭至十三疏不許○**綱**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號鶴山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特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人幼豪俠房縮薦為給事中玄宗時擢為成都尹遷黃門侍郎肅宗時節度劍南破吐蕃有功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六字賜之嚴武華陽

張時泰曰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諛阻而得以置諸左右者席不暇暖豈天不欲祚宋與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
丁南湖曰胡桀附彌遠則抗論其非了翁督荆襄則協同其事從龍之賢可識矣是故為進士第一則無愧為公亮從孫則有光史氏書百卒深嘉之也

鑑元太子濶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輯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強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擣西池谷距沔九

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惶惶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遂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高稼死節
沔州

曹友聞救
卻元兵

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鑑丙申三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勸農業○鑑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

之○鑑二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

召了翁還

鑑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廣義既補出外又召之還如呼小兒輩也豈當時待賢之禮邪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高尚其志了翁有焉

蔡虛齋曰國之有賢固明君之所倚而小人之所忌也鶴山在宋理宗朝也既排之補外慮其假之以權也復召之還於是鶴山有去志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鑑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於元趙范在襄陽以北軍諸將王旻李伯淵等為心腹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元

張時泰曰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綱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

燁然如了翁者幾人

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二人有得於理李

葉公好龍之喻

詔悔開邊

在文莊曰

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是以得謚為理然以愚觀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是之時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及史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議者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必不能用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之歟

鑑詔悔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連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虜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骸此肉音格恣露骨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字上無以格天心中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鑑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

鑑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計失襄陽之罪

鑑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

趙復以儒世首見重于世

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其喜特加重焉繼後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

理之書焉廣義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惟一意從之則二人之優劣蓋可知也

袁了凡曰

元陷德安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士因脫趙復符籍中欲携之北復乘間投水為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潛即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以家江漢之士因以江漢自號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

鑑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鑑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北方始知經學以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表

與之識見
不凡

與之清風
高節

友聞節義
死節

友聞義節

義表

友聞義節
充滿天地

劉銳趙鼎
死節

張時泰曰

與之識見不凡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年九月復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嗚呼位莫重於是官也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蓋以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况乎年壽既高胡人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辨也未幾奉祠不三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節溢于簡冊可慕也已

鑑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會大風雨淖潭深沒

足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

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人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州利州潼

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巖巖俱陷沒元兵入蜀城都城中骸骨計元得天下不知殺入凡幾千百萬也

周靜軒曰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昨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散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哉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丁南湖曰

曹友聞者彬之十二世孫也其兄弟節義如此傳家報國忠孝而全矣故國以世臣為重信哉孟氏之言乎

鑑冬十月元太子濶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彞死之銳等乘

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而亡汝彞被執衡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鑑立陳日暉為安南國王時安南入貢

孟珙救汀
陵何如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鑑元忒沒夕侵江陵孟珙帥

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

變易旌旗眼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曉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

戰珙親往來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鑑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嶽敗之

丘嶽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嶽乘勝出戰于胥薄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嶽曰敵眾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敗遂引去

鑑復成都府○鑑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鑑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趙葵積置邊事

詔進進
講通鑑綱

成先正未
成之志
有難於國
家不少

尚書春秋
之子孫
通鑑綱目
之祖父
經史一理
相續

詔刊朱子
綱目
孟珙敗元
人于黃州

鑑二月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周靜軒曰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顯未舉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

劉永新曰或者謂通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若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通鑑而文公做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以未有害也哉

鑑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

綱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

鑑六月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我父來矣駐帳樓城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保其城

鑑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誣濟王之冤侍衛

史將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勅方大琮王逸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

鑑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

丁南湖曰理宗表章諸儒未見躬行其道也建內小學則躬行朱子之一道矣庶幾理乎哉

綱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即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奧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廢政略備民稍蘇息

鑑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不花

制器者必
用良工
守成者必
用儒臣

師

攻安豐臬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臬隨補元元令拔都兒硬軍斫牌杈初加反木臬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會

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臬合力扞禦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

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稍察見其遺履長尺有咫咫音只八寸也異而訪

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起擢軍職

綱戊戌二年元太宗十年春二月以史高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

司鄂州尋兼督視淮南西

李心傳為秘館脩撰

易起于益

乾坤中畫為誠明

三月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脩撰初隆州井研人元省隆州入仁壽縣并研縣俱屬成都府李燧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

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

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

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允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

丁南湖曰

李舜臣父子四人皆道學之儒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列於林而舜臣性傳又各為傳何邪且儒林之內道傳在前心傳在次信乎道傳之學行優於心傳矣若舜臣則我脩業舉遺愛在民性傳則居官獨立無所附麗是史氏之分別各就其所長也

虛位待與

杜臬守瀘

府師扼淮

河

夏五月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

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臬敗之詔加臬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罕帥

兵號八十萬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

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堤高於城樓臬以油灌草即

堤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砲中堤上眾驚臬乘勝

出戰元人敗走臬追躡數十里臬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

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

孟珙復鄂州荆門軍珙受詔收復荆

孟珙復鄂州荆門軍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

燕洛書始至河朔

河朔始知道李

嘉熙三

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

復荆門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史嵩之復光州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

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

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

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

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按劉祁歸潛志論王鬱欲以韓柳之文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行焉

立文莊曰儒者之學復盛于宋昉于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揚

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兼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

綱已亥三年元太宗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

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

同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

皆號為賢

孟珙復襄陽

襄陽朝廷根本

經理襄樊如護元氣

施為迥出人表

三月孟珙復襄陽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

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

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

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發明

為荆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荆門軍二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為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已之才矣

綱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綱十二月觀文殿太學士致仕崔與之卒年八十二國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

大臣風與張九齡異代齊名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與九齡齊名異代與之宋純

發明崔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

綱孟珙遣師分道禦元人于蜀口遂復夔州

從公論以
新庶政

好名孟子
所不取

諸生相慶
得師

中興國學
示有

綱以陳垣為國子司業鑑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
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
賈贊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
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
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
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曰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眾所觀
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為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間於尊食

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
則三代已下之士亦不可為之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
名之論歟垣嘗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害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
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
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
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好名者哉

丁南湖曰

其排擯陳垣以甥畔舅自乞于遠斥宋史以斯兩傳並列而
知二人之
同心矣

以彗星降
詔直言

監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

以眇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

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

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

予一人今朕痛自刺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譏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

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犴胡地犬也

謂獄為犴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

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

示側身脩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

也其竭忠以告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也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珙遂大興

孟珙大興
屯田
南陽竹林
兩書院

屯田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方流寓之士

克國孔明何以過

詔史高之還朝

周張程朱從祀孔廟

千載絕季始有指歸

廣義 孟共屯田之舉雖趙克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示之也

鑑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閔敵夔陝為蜀之根抵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祠焉○**鑑**四月詔史高之還朝罷都督府高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

鑑九月喬行簡致仕○**鑑**閏十二月詔以明年為淳祐元年

鑑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鄆伯程顥

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先是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張載從祀太常少卿

徐僑禮部尚書李埴音皆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

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五臣故沃良多

孔子之道大明於世

理宗信道篤見理明

問宋封周程朱從祀

孔子果合於唐虞

祀之意否

萬世知儒

先道義之尊

舍祭酒講大學篇擬定仰崇化堂賜國子監道統十三贊謝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廣義 理宗信道篤而見理明觀其詔詞河其專且敬邪

鑑曰 尊和黃者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蕃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五君子從祀肇於淳祐祿謁先聖之春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與

鑑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咸音畢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

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

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鑑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弟也

鑑秋八月求遺書發明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表 擬宋賜國 子監御製 朱熹白鹿 洞李規師 生謝表 中興有道 今王

綱冬十一月元主窩濶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陳四明曰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政歸臺閣 皇太后乘急竊柄回回 以貨致寵為可惜焉

綱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綱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城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曲田世顯潛送款于家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陳隆之舉 家死義 君臣大義 曉然方寸 之間

周靜軒曰田世顯以城降虜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言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綱十二月余天錫卒愚按理宗之立皆天錫之功也而不聞其伐功以撥 寵似亦有漢丙吉之風者然史氏卒之而不銜其必

有說矣

趙葵論用人

綱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癸明宋囚虜使而致禍 豈非宋之自取哉
鑑壬寅二年二月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帝嘉納之

趙葵不度 德量力

張時泰曰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遠爾輕挑強胡以基亡宋之禍罪莫 於事機之大 可勝言哉

孟珙禦元 師

鑑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鄂州劉全屯沙市沙市城名在 荆州府東南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殉由是諸將莫命惟謹○**鑑**元慈京行省郎中姚樞

孟珙斬梁 棟何如 諸將莫命

厚

棄官隱於蘇門蘇門山在輝縣西南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

音 堪魯司寇也 孔子 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

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張時表曰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其所從也然樞悟棄官就隱所謂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樞其有焉

綱夏六月趙葵罷○鑑六月元人侵真州杜杲敗之

鑑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政無有

私隱同位憚之○鑑秋七月元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

鑑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為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

統兩淮出戰軍馬

綱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落魄貧無家業不檢束也無行亡命

走楊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

有功

江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鹿人斥為噲伍噲伍韓信黜後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因過樊噲門嘆曰生乃與噲伍也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

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

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鑑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獎政璘選守宰招禮賢士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

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

山林臣之願也廣義 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葵輩多矣為時名將夫何愧哉

鑑三月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剌合蠻專

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

下責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

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憂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

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元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與

楚材憂出人表

楚材欲行其所孝

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以為名言愚謂楚材失節之臣既不能善其始竟以

宋子貞曰

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底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語言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猶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丘文莊曰

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若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畜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任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余玠城釣魚山

綱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在重慶府合州東

曰初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

武林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關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聖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從此賢於

十萬師

先生非淺

士

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時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予設險也釣魚山城而蜀始可守矣故書予之

張時泰曰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而盡矣向無璉璞兄弟之嘉謀惡得以成厥功哉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玠誠有焉

丁南湖曰

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為長城若釣魚城特其末耳奈何理宗任玠未幾即聽譏致其死而籍其家是自壞長城矣雖使釣魚為金城曷能久有蜀耶

鑑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

二銘戒飭中外

擬宋賜御製訓廉銘謹刑箴謝表

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這于法**也**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

開理宗製
訓廉謹刑
二銘其詳
何如

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

銖累夫何大吏茂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筆咎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綱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大學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皆罷

綱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發明同榜之人分注皆削而不錄又風節已可**綱**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綱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鑑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眾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綱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大臣身任
道揆

大臣扶翊
綱常

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誠許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之憾之帝亦不聽元杰遂去鑑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為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之為計亦好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卒止也卒哭者謂既虞之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

大臣佐天
子以孝治
天下

里巷為十
七字誣

大臣必出
忠孝之門

子產不毀
鄉校

巷為十七字之誣曰先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茲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白麻詔也唐制歷朝拜相用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出我必毀麻哭于庭竟不相之虞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缺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切諫皆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得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耳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按左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主習淑人心也今陛下置輔相以立國而輕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

諸生作捲
堂文

為中國生人之類滅矣况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乎時范鍾領相諷京尹趙與籌遂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提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游士之籍

史臣論曰

先王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立太學以來純德淑行君子以忠謹自任者恒不乏人蓋由其明先王之

先王有功於世道
問太學生
上書始之
者何人繼
之者何人
請詳言之
者賢明善
講學之功

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諷諫徽宗始時為蔡京所逐及金虜入寇陳東等上書乞斬童蒙等六賊復疏召用李綱高宗時又力詆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魏祐又論其罪宗時張觀等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以絕和議寧宗時楊宏中等疏乞復用趙汝愚俱被流窜何處恬又論胡榘等議和召虜乞誅之以息禍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和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為元宰封豕其貪未丁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黃惟伯金九萬孫翼鳳等衆口同辭以攻厥愆嗟乎觀其略言辭剴切義理剛正使戎狄聞之足以黜其禽獸之行天地鑒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

國中何日
不春風
天子禮義
綱常之主
宰相風節
教化之司

黜四不才
臺諫

正論乃國
家之元氣

正論猶在
學校

以敦其澆漓之薄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
忠孝之道哉○按蕭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
周靜軒曰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乎遠先正乎
為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革之時南丁父憂即營
起復此烏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論之於後帝
違衆論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
書以譏之

綱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目**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
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
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
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書**綱**之
綱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目**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
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
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
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

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杜範上五
事

綱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目**範入相首上五事曰

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
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
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
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
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
安人心○**鑑**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猶
狎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
湖之養魚莊

定國本以
安人心
日與徜徉
山水
御書輔德
明謨之閣
孟珙措置
江陵
沮如有變
為祭田

鑑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如有變為祭田者敵
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脩復內

江陵天險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因繪圖上之

綱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綱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杜範正身以率物

發明

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後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書官書謚以表其賢與唐楊綰書法同

綱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綱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

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

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拍瓜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

雷爛瘴雨在朝廷

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南而在朝廷

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

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

堂食無敢下筋

訟免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月

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後子

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價

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

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棄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

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綱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院

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綱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清直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侶不協

力辭而去綱七月元主貴由立窩濶台長子也是為定宗

丘文莊曰

元目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為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

為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忠君體國之念

綱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

以斥言折表

孟珙遂於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極竭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更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遠於易學自號無庵居士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曰忠襄

丁南湖曰

珙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皆以禦金爲志而珙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珙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庵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邪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綱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綱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鑑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韓知樞

密院事胡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

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

鑑八月呂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二人可大任

民命與國

脉相維

鑑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春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鑑元主貴由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鑑己酉九年春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鑑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

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爲矣是誠仁人之所愍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曷爲而捐至愛處至痛乎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爲民父母不能爲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豈能盡收養哉

鑑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鑑**四月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

岳在揚與元戰多捷閩職備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

忠實二字

置慈幼局

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

鑑唐成十年春二月詔祭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語集

解○綱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

思張詠之語以自慚

綱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毋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發明○余玠輕舉大眾妄動久役至興元而頓兵不進遇蒙古而無功出兵至興元而還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

綱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夏六月元主蒙哥立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而太宗○鑑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太弟遣趙璧召姚

姚樞陳治平之大經

樞樞至見太弟才可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長天

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張時泰曰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於蕪門若無復有仕進行道之心者蓋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

姚樞守道不堅

道之不堅也

丁南湖曰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此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論者謂樞出處非正予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觀

元太祖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尼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仕元未嘗有失節也但仕夷亦行道之權夷人之所難免耳

綱十一月鄭清之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

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

周靜軒曰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欲希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之擅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

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况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

鑑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目時二揆虛席高之貨游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

元置屯田
經畧司

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高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鑑元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畧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
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廬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
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姚樞出處
節義如何

廣義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道之心矣其如出處節義何

鑑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二月王堅復江陵府

鑑二月余玠敗元人于嘉定府○綱夏六月閩浙大水自嚴衢婺信台處

遣使分行
賑恤

建劔邵九郡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
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翌奉翌奉下却人精於律曆陰陽之占元帝時拜博士諫議大夫以為后

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綱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

鑑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為皇

子賜名祺進封永嘉郡王

班声如雷

儒者乃有
此人

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
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
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
動危蜀乃夜召夔計事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
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

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感之而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辭氣多不謹帝不
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
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飲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蜀人莫不
悲慕
余玠治蜀
何如

陳四明曰

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浸
浸富疆自寶慶以來蜀闕未有及之者惜其久假便宜之權

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
哥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
齋志以
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道傳謚曰文節

綱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夏六月詔籍余玠家財鑑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

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

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宋年始足

廣義玠立功西蜀不為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况無平籍之非義也

綱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鑑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

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

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

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

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

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收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

荆蜀輔車

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輔車輔頰也帝以槐言事無隱

董槐言事

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

董槐以諸葛亮自許

綱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鑑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

余晦誣殺王惟忠

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勸官陳大

方煨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

大方亦死鑑十月進封皇子襟為忠王

綱十一月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

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

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克之足以息及四海太

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

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

希憲文武全才有用書生

郡環匝諸王貴藩戶雜戎虜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

安

丁南湖曰廉希憲布魯海牙之子夷產也伯顏稱其真男子真宰相是
得於孟子忠孝之戒得於孔氏此誠聖賢之徒矣陳良楚產而豪傑其
即此流也乎

綱乙卯三年元憲宗五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綱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

也○**綱**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

綱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綱時元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

中王梵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
謀遂至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自陳改正乞正其罪

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

綱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懷慶河內初有異質七歲

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

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

讀書欲何為
此兒穎悟非常

敬信小學
如神明

衡慨然以
道自任
綱常不可
一日亡於天下

進學之序
自小學入

吾不能為之師遂辭去及長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學為治之序操心行

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實默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

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小學書衡

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

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蘄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

獨處蘄門曰慨然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

寔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

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時希憲薦衡乃授提學

丁南湖曰瓊山丘公不滿於許衡吳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
立碑則其仕元之耻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

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

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以變之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大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元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若責許子不踰垣閉門以潔其身則孔子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恐無立斯立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于莊子操戈而往則人知其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挺而往則人知其必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下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里之丈夫亦刺虎也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仕可也

袁了凡曰劉靜脩著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表而不受其責彼方以休戚其終必至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莫之奪也當時以程朱自居者必有所指又為劉仲祥者蠢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惟魯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謙託也或為老氏之說以為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葆畜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脩惇惇而言之不置其殆為許魯齋與

綱三月兩土播邊事 ○綱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鑑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于海城增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元為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故也
鑑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婿實緣閩妃及內

三不吠犬

併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縣名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鑑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官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遂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

綱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叅知政事 ○綱五月賜禮部進士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

文天祥及第自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石

綱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于遠州鑑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時帝年寢

者官為得人賀

高閻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惧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

董槐斥大

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之乃上章劾

全之奸

全之奸

問大學之
七天下號
為六君子
與上稱為
六君子者
果何人與
立碑戒勵
諸生
士論稱為
六君子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擅調兵露刃圍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
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天
臣當以禮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管遠州國子祭酒
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辟雍四門外水環遶以節觀者門外大
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
君子焉

丁南湖曰

實祐六君子者惟陳宜中劉黻載於史傳其四人無所考其
入海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而卒且入海之初約劉黻同
載往中途先卒云

鑑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上感而賦斂日煩官吏增而調
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
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
欠經常納鮮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愚謂欲寬民之財力莫若汰冗員
幸冗員多則財力窘而民不堪命矣

惜乎朱熠之疏
不行于寶祐也

許浩斷曰

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
淳祐寶祐天下如彼其蹙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此其
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邪未聞疆土既蹙而
事反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邪理宗於國勢日蹙之
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
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

勢將亡○蔡抗抗處士元定之
孫時參知政事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

丁巳五年元憲宗八年春正月詔戒飭群臣

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察知政事淵有才略

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

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三月帝戒有司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訏易

時有蜈蚣
之謠

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緡錢攤他干反謂攤數也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

臺覺察以聞○鑑八月元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元憲宗皇帝八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馬光祖為

沿河制置使減租稅養鰥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以之同為傳論但淵則以嚴酷累而所至有蜈蚣之謠祖則以慈愛勝而所至有生祠之立

志於循良者可不知所擇哉○鑑十一月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鑑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今為夷陵州向士

璧移司紹慶府今為彭水縣以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房州元人敗走

元憲宗九年春正月元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元主遣人招諭合州

王堅禦元兵○鑑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汰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

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珪死之○鑑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知重慶府五月元兵侵重慶六月文德與戰于嘉陵江敗績

王堅固守合州○鑑七月元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元主督

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

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元主卒於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鑑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

王堅殺使者者堅守拒之屢敗元兵

渠先生七世孫也

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術知人善任好賢樂善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

瞿昆湖曰非相之說雖倡於荀子而觀眸之訓實傳於孟氏孰謂相之無諱乎盧杞面藍而以姦傾唐大全面藍而以姦傾宋此誠

吳潛入對
致亂之由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詩噂沓背憎注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今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

文天祥乞
斬董宋臣

吳潛忠義
過人

報廣我分註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賈似道乞
和于元
向士璧啟
元兵

鑑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元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岷破高達帥諸將力戰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元憲宗計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群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太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

鑑十二月向士璧時士璧知潭州敗元兀良哈及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鑑唐甲晷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春二月元兀良哈及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後軍也于新生磯

賈似道奏
諸路大捷

綱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同時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按史略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

堂中撰福華篇稱頌鄂
功朝廷不知其求知也

周靜軒曰

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歎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

丁南湖曰

賈賊之欺君誤國莫甚於匿情奏捷其罪固不可勝誅矣獨

白氣如匹練且天發明

人之象是時理宗春秋彌高外戚宦官擅權於

白氣如匹練且天發明

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

綱夏四月元主忽必烈立

宋混一天下廟號世祖

綱元主召賈默許衡至開平初召默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夫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莫敢不一于正元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鑑元分漢地為十道置宣撫使

以燕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

帝王之道在誠正

剛直

吳潛忠亮剛直

綱吳潛罷回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街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史臣斷曰

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許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願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丁南湖曰

吳潛既罷尋以窳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按宋自王安石以後每姦臣當國狀元多非其人至末運得一文山冠絕

萬古若潛者可以為次矣

詔褒如文彦博故事

綱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回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

文彦博故事獎勵甚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悅

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

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堂臣有言諫

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
傾內外盡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參考而為奇偉之戲則倡優之
戲已見於夏后氏之末世矣傀儡子起于高帝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昌
頓妻關氏兵強陳平知關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拜間關氏謂是生人慮
干城昌頓必納之遂退軍史但云叔計蓋卸其策之下也

愚奴養婢

張時泰曰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
焉主人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今也主人不
悟其愚蠢遽以千金託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
何以異於是哉

鑑以劉整知瀘州○**鑑**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安吉州今湖州是

鑑元初定官制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玉鷄推轂
人才

鑑元以王鷄為翰林學士承旨鷄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
人林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按金玉鷄登進士第
即中金亡而即委質于元是失節有玷下
科目矣身既失節將何以為推轂之本乎

綱六月立忠王禕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
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
又不通則繼以明日須更復講率為常例

鑑元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慎奸謀呈露
命幽之于直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
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
國皆不報

鑑驛吏防守嚴逾獄岸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
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感其言皆自振勵

郝經守節
不屈

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其
言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
免况姦險帥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准甸騷攘而海內分裂也

鑑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

詔太子行釋奠禮

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丁大金亦削
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虎闥

呂祖謙從祀廟庭

舍采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拜謁焉

擬宋贈張栻呂祖謙

齒胃太子之事也虎門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此禮廢久矣如釋奠

從祀孔廟

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乾淳間文公臣朱喜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

張栻有功於聖門

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

活淵源而

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和說又幾悔蝕陛下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

夜必風雷

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溯涑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

大作

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

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

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雨大作已而果然循人

哀之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五月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保皆辭不拜

實默為許

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碩

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

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衡國子祭酒衡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

初元主管問竇默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

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

張時泰曰三公極位也三人皆辭不拜可見其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

人也

鑑元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為民

鑑元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

若今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

三人見幾明決姚樞不能惟愧于二人

人

人

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鑑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

鑑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

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文德摭

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與帥蜀整素與與有隙心益

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遂帥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

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

不屈合門仰藥死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鑑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

宜由是國內大治

鑑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

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忠刻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

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

鑑秋七月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燕王嘗從容語

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

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

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鑑八月命與計劉整敗績詔罷

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鑑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鑑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時似道忌功欲污也一時間臣也

且怨士璧嘗侮已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遂建議遣官會計邊費於是

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漳州

而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

不可以累趙宣撫

粟募民兵守御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

王恂為替
人心簡印
板
王恂以師
道自任

彪孫草
降表
彪孫不屈
之節

謝枋得代
趙葵借徵

能辨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
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丁南湖曰

宋史論云向士璧扼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吾不
識士璧何人乃係宋存亡耶能取怨於似道而致其殺能取
重於枋得而致其救是謂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史氏亦有見矣

綱 王戌三年元世祖中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發明

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夷狄極其訕訕則其無益於國為
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
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

鑑 呂文德復瀘州改為江安軍 ○ **鑑** 元初作大廟于燕京

綱 二月臨安饑 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光祖時知樞密院
事兼知臨安府 知榮王與芮

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
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
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

天下知儲
君為大王

李瑄以京
東來歸

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眾

鑑 元山東行省李瑄李全子 以京東來歸詔封瑄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

五月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瑄于濟南六月朝廷聞瑄受圍遣青陽侯

帥師援之夏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瑄因被圍久內外不通屢戰屢

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瑄乃復出降于元哈必赤史天澤斬瑄于軍門誅

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心已開門迎降二齊復為

元人所有 **廣義** 來歸者李瑄心服而歸之也何以不書叛皆夷向
華理之正也况瑄本中國之人故其書法如此

綱 冬十一月元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
奏其通蠻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

亡賈似道遣將軍畢遷護送舟
過藤州遷櫂大全于水而死

行經界推
排法

鑑 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

鑑 癸亥四年元世祖中 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

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 ○ **綱** 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買公田于浙西

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著陳德剛子時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克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徐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

一事行而五利興

我不可負徐公時人稱為三烈

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丁南湖曰

經孫諫而陳著亦諫救世之忠兩相許也易曰同心之言其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者也人稱三烈足為忠臣義友之一勸矣

鑑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

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

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多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民莫不破家矣

鑑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樂道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

州教授蕪麗澤書院山長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幾建寧府教授書院山長

綱秋七月置權場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

何徐得先儒理學之傳補二布衣迪功郎置權場于樊城

為請於朝
開權場

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權場交易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權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墻以護貨物外通互市往來交易內築堡壁堡障小城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周靜軒曰

嗚呼自置權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著其失襄陽之漸云

問呂文德

置權場于樊城是歟
否歟

綱元以廉布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鑑甲子五年

元世祖至元元年

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朕興稽盛帝

詔崇經術考德行
帝王以人材為先務

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才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

道德一而風俗同

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然弊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官而挾策俚言詞雅勤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願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程顥願深
知治道

光祖威惠
並行

綱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備防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詔即邑行
酒禮

詔即邑行
酒禮

宋理宗三十二年

四九

鑑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
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
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
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

丁南湖曰公田設而人情怨於下彗星出而天怒赫於上由是理宗即崩宋祚旋滅天人之應何其顯且捷也

八月元劉秉忠請定都于燕元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以燕京為中

都○**鑑**九月安置建寧府屬福建教授謝枋得號疊山于與國軍先是枋得考

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

漕使陸景惠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徐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

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箠之

鑑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

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屬乃

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

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心離各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鑑初作銀關先是有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

如之何**自**至是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金銀見

錢関子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

收獎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関行物益貴楮益賤

鑑冬十月帝崩太子禩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

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宋史斷曰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先帝咸有衆善夫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廟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根源也

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

初作銀關

太極理之根源

發明道理

一

宋理宗三

五十一

最大之說

治体道孝
遠同三代

濂洛之孝
特洙泗

未嘗以名
呼先儒

內聖外王
一正理

發揮正理
在孔孟

至張正理
在宋朝

接群聖統
宗會元之

粹
理學復古

帝王之治

孔孟不能
必道之行

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体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至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韓侂胄又謂道學為偽而禁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經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祀五臣而斥荆舒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毋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資善堂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闕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至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接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踵誤之失調非有功於是理乎蓋曰烈文文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宜矣

陳四明曰

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士曰慶由其中年嗜然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帝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

胡新安曰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于其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若而行政小人嘗接迹而久

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厄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鑑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陳伯玉陳宗禮范宗叟兼侍講何基

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

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煥史天錫湯漢等赴闕

鑑詔躬行三年之喪

鑑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一語斷之省中

鑑服以為真宰輔

鑑元以王磐為翰林承旨

鑑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伯顏真宰輔

趙因了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三十六卷終

人材咸見
錄用
以天下為
己任

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王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元王即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矣

元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元王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於行館既還嘆服累日訪以政事

衡宋以邵
雍司馬光
從祀儒臣
謝天

繼帝臨大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繼丙寅二年元世祖至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為賈似道宣撫

自古無此

司參謀官最久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

君臣禮
微公幾為
千古罪人

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

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載而不得

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陸孔汲從
祀

夏四月陸泗水侯從祀泗水侯

繼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亦忌甚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

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繼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籌畫

呼其字而
不名

調度裨益實多元王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與修身治國

考績為十
路最

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元王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胥子由是

張德輝有
經濟之器

學官內外煥然一新及元王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

包恢政器
赫然

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繼以王煥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

密院事自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

許浩斷曰

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里儉仰容默故為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而水之與炭有水則無炭有炭則無水也若儉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倭為水忽為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敢言以扶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而又謂之儉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許浩斷曰

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丁卯三年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于園丘○鑑立妃全氏為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亦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納為太子妃

孔伋孟軻配享升顏孫師子十哲

周德恭曰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暴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於臨安強莫如元亦未遑渡鄂者而承鹿於吳地此蓋斯文命脉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

鑑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篤信謹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

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

淮湖之民尤可念

度宗崇儒重道心切

斯文命脉有以扶持

許衡陳時務五事

致治之功可成

中書大要

有二

古者大學以脩身為本

人君以知人為急

人君知任賢之難

民為務

民心得而和氣應

二者三曰為君難以踐言

難則共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

防欺人君以知人為貴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任賢益戒禹曰任賢不貳貳之一言在大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去邪得民心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也

農桑學校五日慎微元主嘉納之

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慶堂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始盡更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

帥蘭監司郡守者責獻至不可勝計一時貧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

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張時泰曰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蠹蝨賊之害稼也蓋民者國之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也食稼之心者曰蠹似道之買公田則

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騰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抵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蠹則食苗之根者也似道於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彼其食也則稼於是乎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然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鑑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姦故也蒙墳之子著之族弟

綱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綱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鑑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

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介子想求遣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

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

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賢才者國之根抵

相葉夢鼎辭

我斷不為陳自強

葉丞相安於家食

為官不得不如此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

丁南湖曰夢鼎先知贛州既辭大全之推挽茲為丞相復辭似道之薦

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是又有甸國之心也宋史惜其遭逢之不幸蓋樂予之矣

綱戊辰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獻帝

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舟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

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都賴呂文德以已官職

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閑居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綱十一月行義役法鑑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

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

孝者請升

帝宏詞科名貫穿古今今搜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宏也學者群登其門請并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

豐山柳安

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許浩曰予觀豐山因柳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加損矣豐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易者則茂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尊而畏者則翁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豐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者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則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污道無隆污也道無隆污而吾之言幾於道則固將有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為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真信也耶

李廷芝制

置兩淮

民德之如父母

鑑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鑑已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府之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由是境內又安
鑑以馬廷賢汪萬里參知政事

君子豈可虐拘

張世傑戰襄陽

綱葉夢舟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鑑夢舟旋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

周德恭曰

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右丞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豈人臣之事君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鑑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

峴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百丈山在府城南楚山在府城西南畫鹿門為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

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

鑑三月元阿木自白河帥師圍樊城

鑑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赤灘圍敗績

鑑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鑑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木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貴復

敗而走阿木於是天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

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場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
我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蔡虛齋曰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呂
文德乃貪王帶之賂中劉整之謀置權場於樊城自此而築

學白鶴置臺江心貯兵儲絕敵援治戰艦造圍城而襄樊危在旦夕乃
曰誤國家者我也雖請自赴援費恨以歿而其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鑑庚午六年元世祖至春正月以李廷芝為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

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

鑑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方求

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

廉希憲受
孔子戒

鑑三月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謹正元王嘗令受帝師僧八思

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王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

堯舜不假
靈于大冊

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給其所需
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冊也元王善

之卒是為死家所訴而罷

史臣斷曰懷書講論而有廉孟子之稱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
堂居止善研窮經史抑強扶弱而京兆又安振舉紀綱而中

外祇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累進誅渾海而止赦近郊遣使入蜀閉隴
底平定償錢之本息而鋤艾貪蒙引其君於堯舜而闢除方士行省江

陵而緩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貧蒙世祖之知燕樂增檢壬
之愧費寅之讒譖不行阿蘭之煅煉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

祀伯顏謂宰相中直宰相
男子中直男子誠名言也

綱以陳宗禮簽書樞密完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回宮中飲宴名曰排當

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

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

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

絕之不報○**綱**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回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

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
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接揚大年楊億字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

陳宗禮
絕非當

一編
五文

方安錫地
此軍國重
事

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綱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

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

為妾曰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

廣寂奇語異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酷嗜寶翫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翫

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

矣柰何似道對曰壯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

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周德恭曰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宋之君臣未聞其有憂禍之實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也

紛飭太平諱言邊事是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决棟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劫之秋而宰相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詎有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故世以書以交貶之

綱九月元以張文謙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

元城萬山

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先農即神農元妃西陵氏始養蠶謂之光蠶立國子學以教胥子元主皆從之

綱十一月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

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規取猶言圖謀而取之也周于圍而緩

于攻者計待其自蹙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

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蹙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

其西立柵灌子難以絕其東則度幾蹙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

自是襄陽道絕

綱辛未七年元世祖八年春正月詔舉廉律貪

丁南湖曰咸淳制詔皆出於似道而似道之貪極矣何乃有舉廉律貪之詔耶門客朝上尊似道為周公故春正首務以此詔示周

公功德之一端上以誣朝廷下以欺天下也

綱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

圍

詔舉廉律貪

販貨勸分
有方

勸分有方全活者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綱家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因

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

川人天子
之大柄

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

許衡教授
書法

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

為齋長特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

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美教諸生習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

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頭魯公字○鑑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

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

讀書不貴
自貴

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

人與用
人相反

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

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曰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曰

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

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曰又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鑑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

治生最為
先務

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衡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

魯齋千古
一人

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

於生理之所致也廣義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

靜虛子曰夫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為先務而後為學

則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

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郭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自辨之

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二張將兵
收襄陽

壬申八年

元世祖至元九年

春正月詔舉廉律貪

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

貴救援發舟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抵襄陽城

下及收軍獨失張順越數月浮屍溯流而上披甲胄執弓矢直抵橋梁視

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張

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

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州以助夾擊刻

日既定乃別既而謀泄貴詰謀員進漸近龍尾州進望見軍船旗幟貴兵

以為郢兵來會及合則來無皆元兵也時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

諸軍竊以
為神

張貴被執
不屈

尾州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殺傷殆盡

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欲降之貴誓

不屈乃見殺元人令昇貴屍至襄陽城下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

貴附葬張順塚側立雙朝祀之

廣義

張順張貴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在道力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

貴雖曰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木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龍榮舊宮僚也直不諂似道似道忌

其復用欲宣之死

丁南湖曰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皮龍榮稟性抗宜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宜也似道

竄之粹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遭變知權也史稱其精于春秋之學詎弗信矣乎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

道期帝雨止升輅天子所乘法車曰輅輅輅者大車之總名望真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

開禧故事却輅升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童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童已死

平童得無
不可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由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按顯祖妄奏道震主之威亦可畏哉

周德恭曰度宗有事於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反值雨此蓋天變之其贊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俟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足意滿從容入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兩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訊其信讒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詐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石瓊山曰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拂其意者豈出於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真天下之至愚者也蓋亦反已自思乎北狄之勢勿如此吾有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孰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之而吾之人又可無恃者一旦強虜後來則吾之手足盡露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獨存哉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愚也

繼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以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自矣泣拜而出

廣義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之亡決于此矣蓋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也

鑑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賊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天怒乃令致仕

廣義夢鼎於此時亡身殉國可也烏可獨行已志耶然以巨姦當國不惟無益於事而且身不能保奚可昧於明哲保身之義哉書曰固辭不至

史臣斷曰嗚呼處士橫義必在國家未造之秋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漢朱則終之以利益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大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

士大夫以名義為重
二堂皆激於義
夢鼎獨行已志
夢鼎扁舟徑還

如之說何
如之說何

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幸觸忌諱遭遷謫以去及其事又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稱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爲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遣則必借秦爲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嗚呼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無蹈宋人之失哉

鑑癸酉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

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

其肘束劄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

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

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爲

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

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

張弘範水陸夾攻之策

天順牛富死節

禪將王福死節

以頭觸柱赴火死回禪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丁南湖曰

樊城之陷張順張貴死于前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于後皆是矣然救兵之責任輕守上之責任重民兵部轄受國之恩淺守將都統受國之恩深是故君子之褒死節也於順貴二人則以爲異爲漢英二人則以爲常

綱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鑑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

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闕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

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因諷臺諫

上疏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

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樊城既陷阿木益兵攻襄

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

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

不可守矣廣義度宗庶器耳雖然賈賊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蓋君與臣一體而已烏有臟腑受病而四肢獨安者耶彼呂

詔城清口

羅鑑上取
江南二策

文煥之降於元其罪固瞭然然繩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賈賊而從文煥焉

鑑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元人

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

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運以圖進取帝亟詔制司徃築之

鑑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然每有駭奇

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曰急亦不以介意焉

鑑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

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鑑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

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

鑑秋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閨門

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尊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勞

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

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鑑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縣名屬吉安府有氣如虹橫貫一邑

且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

行罰也不聽

呂氏中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于似道不巡邊境不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

既已陷失國勢已去宋祚隨之以亡惜哉

鑑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乃臨安之主山也

鑑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

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

澹然不異
平昔

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人待契惟朕知之他人不

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

陳四明日秉忠通曉音律精美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天平之基為弼佐之稱首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郡邑皆秉忠發之又推引賢士大夫焉

不殺是吾曹彬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王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泗旌

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

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按呂文煥劉整既叛降于元而又為之

十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

邊居詎死

元史書伯顏屠鄂州城張世傑率眾力戰元兵莫能破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詎射煥中其右臂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詎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矣

江陵山曰

元中文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哉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曰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

得士以淮東為第一

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

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

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祭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木遂自青山磯濟江磯在武昌府城北

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

堡遂濟江會阿木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殺也

既失則江不可守矣

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聞陽邏堡之敗乃自奔還

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荆湖

晉以道都督軍馬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時鄂州既破

毅然以天
下之重者
任
立論出人
意表
天澤柱石
四朝
人以方郭
子儀曹彬

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
督府於臨安○**綱**詔天下勤王○**綱**李庭芝遣兵入援

鑑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年七十四天澤忠亮有大節毅然以

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充熟資沿通鑑立論出人意表出入

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

避若免之者故能善始今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子

楷彬皆顯官

丁南胡曰

史天澤決議圖宋故其相元則為功首猾夏則為罪魁但其

厥罪可贖矣功業光明子孫貴盛其以此也哉

恭宗皇帝

帝名昀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即位于樞前元兵執帝

危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不克濟况始貧弱能不學無術吝軍賞挑邊釁之一賈似道乎其亡國也哀哉

鑑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陳奔以元人之師徇蘄州管景璘以

城降之時伯顏向木順流東下呂文煥為鄉道沿江諸將皆呂氏部曲

望風降附○**鑑**陳奕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安東州即安東縣屬淮安府元以嚴為淮

東宣撫使招諭屬郡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鑑**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

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曰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講議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而失之豈非數歟

鑑元劉整死于無為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

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耻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誰我使我功後於

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按史呂師夔正降北討蒙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

立瓊山曰

劉整降元元用之為中書左丞矣曷不以元書嗚呼此所以絕

効力者欲希一時之富貴以為身榮也愚故痛加誅絕使後世之亂臣賊子不臣而黨異類者視此為戒咸知人生幾何雖可僥倖於生前而

由襄淮直進時諸將比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為事畧不為意

卒不能逃公論於後世
庶幾中國少禍亂乎

綱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范文虎賈似道之婿也不惟負宋且背其婦
翁何也人以爲似道之姦謀欲效秦檜之私

交金虜也

是殆信然○鑑賈似道帥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

似道上表
出師蕪湖

曰吾得天助也乃表出師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
由妄歸咎于上下以自解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

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

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進次于蕪湖遣人

以汪立信
爲沿江招
討大使

通呂師夔以議和○鑑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椅死之

鑑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信秘書平賈似道曰今日

今日之計
有三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供搢

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

外禦美覓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

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添倍其在無事則泛舟長

汪立信三
策

淮往來游徼羅卒曰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

相懸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

輪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

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與視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

汪立信
即日七道

得書抵之於地曰瞻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

汪立信
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

爲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

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

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

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

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以蒞于黃柑遣伯顏復遣宋京

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阿朮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俟

似道自來伯顏乃答書諭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不答

鑑夏貴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

趙昂發死節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時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

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

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

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

夫婦節義成雙

城昂發晨起書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節義奉于一門

弟遣子淳遂與雍氏同縊縱容堂張林開門降伯顏入城知太守死深

於殺身成仁之訓

發明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推身沒王事

故以全節與之

丁南胡曰予觀宋之陳寅趙昂發皆以伉儷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夫婦

賈似道奔還揚州

大潰時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巨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

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殊無鬪志元阿木挺身登艦播鼓大

震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

妾所乘舟衆見之誰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

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木伯顏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可勝計似道倉惶

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

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罵之者似道

檄列郡如海上迎駕 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曰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陞一又

似道不學無術 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陞一又

諸軍已膽落

似道不學無術

嗚呼似道不學無術

嗚呼似道不學無術

勉強一出掃境內以屬將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
迂道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池降矣軍於魯港舳艫亘百餘
里方使宋京以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魄落胆喪矣是夜三鼓鳴
鑼一聲十三萬兵須臾而散窺身維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迹其所為
正可與唐楊國忠等耳故曰諛宋事者似道也
也秉史筆者不可不誅奸諛之人於既死云

元人 狗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國時元軍

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

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

府中元軍執情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

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芝山在饒州府城北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

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

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

沿江 制置大使趙潛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

知鎮江 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今南吳益知江陰軍今

執贖抑筆
扁亭止水

江東不可
為

縣鄭端皆棄城而逃○**知和州** 王喜知太平州孟知縉知無為軍劉

皆以城降于元○**元人** 狗臨江知州鮑康死之

賈似道 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群臣議之王煥去位是時似道請遷都

后不許殿師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煥以已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

蹕不於慶元即寧而於平江即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我能往彼亦能

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鄂州** 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

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

江西 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

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

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意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

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

世傑帥師
入衛

文天祥起
兵勤王

驅群羊而
搏猛虎

聞者為之感動

本帝人援

二人異名
同志
三人能急
其君

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張時泰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諒哉何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持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綱湖南提刑李芾遣兵援蜀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賈官家居者父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愚按遣兵者委力於人將兵者戮力於已起兵則傾家募眾已

周德恭曰是時胡錫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唯其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曰詳書于策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首張次之李文次之

臣子徇國之勸也其垂訓大矣

人部經還至燕卒經奉使被宋拘一人十六年撰脩續漢書行於世

臣瓊山曰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却經其後不殺廉

自速其咎也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與師萬里外擊安南矣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當是時也未與伐宋之師也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在宋都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務遠畧也如此雖不毛瘴癘之鄉亦無所不至况江浙財賦所出之地素稱富饒也哉其所以遣使者藥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哉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養養貪其富貴忘其身之為華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戰則為士降則為奴之語他又何責哉

釋淮南曰自春秋大一統之筆絕後世無公言也殷承夏周承殷孔子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

皇明則如天之適子焉當以正統書之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庶孽焉不可以奸適俱當以變統書此古今之通義耳若惟取其能混一以為正統則如子之不辨造庶豈理也哉○此本方正學先生正統變統之論

孔子無異說

劉因作渡江賦

如天適子

一國監南
卷之六
三十三

王立信卒于軍

今日猶得死於宋土

王立信忠臣之家

綱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王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僑人

綱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時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後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伯顏歎惜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宋人金明以其義賈似道殺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有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 後備之至哉

丁南湖曰

立信之卒也起居三宮而君臣之義重屬書從子而宗社之信未仕家甚窶遭吳淵守鎮江賑饑得立信禮遇之蓋天將降大任空之其身增益其能故為臣為鬼無往而不義也

伯顏入建康

綱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還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綱元伯顏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屠民之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患留悔矣元主謂使者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

綱元人入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綱以王煥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綱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俊

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二星關於中天

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

陳伯大董樸等官從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之請也

鑑元人入常州守臣趙汝鑑出奔幹轄戴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

鑑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於元○鑑知廣德軍令孤檠以城降於元○

鑑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水進軍平

江李山進軍常州

網有二星關於中天一星隕發明二星乃宋元之君關於中天乃爭衛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也耳

鑑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入衛文福文文福煥兄也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州

鑑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甚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左司諫

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君難爾小臣未嘗看出一言以救國

者今內而庶僚時官雜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擊

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士且表裏合謀接踵霄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誤

行人以言不以兵

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

法尚在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嚴察以聞然不能禁

鑑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東非守將張濡濡俊之曾孫也殺之回元

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

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多致疑耳希賢因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

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

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翔同使

人還臨安翔至平江被殺

鑑夏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

鑑元克沙市城在蘇州府東南都統孟玘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司馬光五世孫

司馬夢求死節

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禕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以福王與弟帝之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鑑召夏貴為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

鑑元阿木侵揚州姜才戰于揚子橋敗績

鑑加李庭芝叅知政事○鑑五月元人入寧國縣知縣趙與塘死之

鑑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曰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

刺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

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

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

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從基將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

質實堅苦自勵律身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至是賜基謚文定贈栢承事

賜何基王栢贈謚有真實心地而後可何基得聞淵源之懿王栢勇於求道魯齋得立志居敬之旨默皆可

發明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事也而賜何基王栢贈謚乃見於兵亂顛危之日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區區亡國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顯不

丁南湖曰讀宋史至德祐之時見死節則不勝其哀見叛降則不勝其怒幸而可喜者亦有二焉司馬夢求實温公之裔孫而乃以死節顯故為温公一喜也何基王栢實晦翁之道瓜而乃以贈謚顯故為晦翁一喜也

綱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

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取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

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虐議不報

綱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鑑以王煥平童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

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鑑七月張世傑及元阿木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圍圖音端○焦山圍山俱在鎮江府城東北

猶拯溺救焚而為安徐之儀

張世傑敗績于圍山

時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
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木至以火矢攻之遂播俱
焚煙蔽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張弘範董文炳復以
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圍山師勇還常山虎臣還真州世
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復有矣

廣義

音韓世忠敗於兀木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蹈其覆轍則特異非其所長可知矣曰然則何為而可曰不禁發碇庶乎其可也

朱熹講學之闕事三尺童子亦知何方

鑑賤賈似道于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初似道既免三學士及臺
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揚不還王
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
至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于建寧翁合爰上言翁合字德全建陽人似道以姤賢無
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覆亮敢效尤於恭操顯權罔上
膏國召兵迫於衆怒僮謫建寧竊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

兼李贈詞

子亦知何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投荒味以仲國法遂託
籍其家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似道時
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
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抗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宋端明學士蔡襄所造
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闕會竟何如
子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府首謝焉及至漳州木
綿菴在漳州府城南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
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殺之殯於庵前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於
獄殺之

呂氏中曰

賈似道當國十五年殺三大臣行公田困浙右百姓各軍賞
失將士心皆和約挑釁敵國禍宗廟社稷其罪可勝誅哉人

劉仁齋曰

似道誤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
也奈何屈法伸恩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歎歷考諸家

載籍皆以鄭虎臣殺似道為文刻按朱子有云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
虎臣誅之庶可以少伸神人之憤
雖得罪於縉紳大夫亦不敢辭云

綱復虔龍榮官○**綱**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煥為體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鑑二人不協故也煥是歲卒煥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
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廣義王煥君子則棄之宜中小人則召
之用舍顛倒措置乖方不亡何待

綱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鑑**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
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蔽然國以浸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源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
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
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
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勤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曰

齊奮振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
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

謀略條理
謹嚴
御教上策

廣義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為御教之
上策也議者反以為迂闊而不報宋事不可為矣

綱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綱**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
兵○**鑑**以留愛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
宜中于温州以親老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
召

尊三

李芾悉力
守禦

鑑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元將騎已入相陰益陽諸縣城中
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悉
力守禦○**鑑**元阿木圍揚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
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驀頭遂議深入渡江分兵東

下

召文天祥
入衛
常州守將
死節

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綱十一月元將阿刺罕陷廣德軍
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

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嵩音問希通判陳炤統制王安節堅之子也
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嵩師勇安節力戰固守伯顏

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
壘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嵩師

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嵩
死之陳炤猶巷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

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謂元謂伯
顏下江南
不殺一人
果然歟否
歟

石瓊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
前此潛兵度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
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
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文之餘止存七人嗚呼吏性殘忍一
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

謝枋得知
信州

綱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
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

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

信州○綱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濡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馬驥死之○綱獨松
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

以為淮東堅壁闔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
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

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
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勇不過乘勝長驅耳若以沮之則主兵之

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綱左丞相劉昉奏道○綱

天祥與世
傑議戰
為
國事猶可
王師務宜
持重
陳著乞從
天祥之議

為之端至此之
曹彬豈其倫哉

如元請平不許

高應松不肯草表

官衙一牙碑書不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可多言○以柳岳洪雷震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為之○綱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綱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署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萬人尚能

萬石有愧

米立

李希死節

冠帶見先人於地下

尹穀與家

自焚

手書及忠字為号

周德恭曰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米立不屈其心有邪正故其事有忠不忠之異耳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順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愧哉

綱丙子二年五月後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希死之

元圍潭曰父希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

城蟻附而上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希命以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

猶手書盡忠家為號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虞并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

由是湖南諸郡皆降于元曰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

李希闔門死節

李希有功松社稷

周靜軒曰

李希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而無苟免也既而李希南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希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射一時之利屈不撓之節者故特以全節予之

丁南湖曰

汪立信以妻子托愛將金明而獲免李希以妻子屬帳下沈也緩元兵既圖潭州是李之被賊也急緩則使妻子累身而生急則使妻子累身而死歸潔之道則一也生死之分不計也

鑑元制江南人為十等

官二吏先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七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載此制蓋為世祖諱也

綱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棣知政事

綱諸關兵皆潰自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

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

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

象城守夜就焚舍牌上不歸既而戌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

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

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

綱遣監察御史劉昂奉表稱臣于元

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

較也遂遣劉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

奉丞嘗**綱進封吉王**是音侍帝之兄也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

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綱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趙徐死節

廣義

宜中所謂遷都者其即賈賊偷生旦夕狐鼠之見也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吁亦已後矣

元伯顏帥師次于皇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

已帥眾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曰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

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棄位逃歸於温州之清澳

張世傑蘓劉義劉師勇各師所部兵去臨安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而

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縣名屬寧波府元石國英使都統于彪說世傑降世傑斷

彪舌磔之于巾子山磔裂也巾子山在定海縣東以死自誓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

可為憂憤縱酒卒○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

元師元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吳堅還楊應奎與元使自皇亭還言伯顏欲

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相與堅往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

爭辯不屈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伯顏

遣鎮撫使都從常丞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舍唆都從容說天祥

曰大元特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

張世傑以死自誓

文天祥見執于元

文天祥爭辨不屈

四字願公勿言

謝枋得妻李氏死節

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夫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

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賈王走婺州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

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奔建

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唐石山在建寧府建陽縣西一百九十里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

及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楊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

死于獄中惟二子熈之定之得還

發明是時王室傾危奉國降虜而明義尚在枋得獨一書生而能率兵

討離虜固非貪念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

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詔諭郡縣降于元伯顏令
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家鉉

家益翁獨不肯著

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

丁南湖曰家鉉翁不著降之檄高應松不草求封之表茲二公者何以春秋教授弟子年逾八十陽號處士還鄉乃令終焉

不食而未卒是皆夷齊之儔匹矣鉉翁被元安置河間惟

鑑元伯顏次于湖州市遣張惠阿刺罕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

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衛卒

綱元人以文天祥此去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

斥文煥及其姪帥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

何言文煥等漸恚伯顏遂拘文天祥隨初請使此行

鑑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

朝曰朝夕日及氣升地沉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水縮而為汐

洪福死節

綱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遠臨安二王遂走温州

綱夏賈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得

至城下好語誘福伏兵執之福請**綱**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

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

徐應鑣文子死節

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鑑**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大學士徐應鑣

字巨翁諱正與其二男琦松一女元娘死之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徐應

節衢州人從我上梯雲學僕竟之滅火應鑣遂與二子俱赴井死

寄芬斷曰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莫于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天祥亡入真州

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

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

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元烈則十倍於仲連

苗再成賦復策

也自非蹈道之素焉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

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綱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綱**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澣

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闕

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

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名寶應名淮

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瓜步儀真縣西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

文天祥浮海入温州

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折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廷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此蓋元人反問之言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成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侯門者談置制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二王益王昷廣王昖也

鑑元令董文炳行省事於臨安府經畧閩浙○閏月陸秀夫蘓劉義問二王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為都師秀夫先入閩中撫

李妻弟泣

安生民○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兵勢稍振

鑑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回時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周靜軒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李妻忠國之誠

夏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鑑元人徇鬱林州鬱林州屬梧州府廣西提刑鄧得死之

端宗皇帝諱正度宗長子在位三年為元兵所迫時年十一崩于嶺南之碙州○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揚叔妃與其弟楊亮節召帝與廣王昷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

丙子夏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是日有大鼓出

府中衆皆驚什進上孝恭懿聖皇帝等尊號遂尊母度宗叔如楊氏爲皇太后同

聽政改元景炎○監封廣王昺爲衛王

監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

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以蘇劉義爲殿前都指揮

使○監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監詔吳浚趙

文天祥爲丞相

潛傳卓李珪程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監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爲

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濟募兵于温州

尋爲帝太后○監閏三月恭帝至元上都元王封帝爲瀛國公全氏亦爲尼

監六月元人入廣州推軍將黃俊死之

文天祥開督府南劍州

監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

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

監楊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時元阿

庭芝斬使焚詔

木圍楊父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木復遣使者持元王詔招

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

朱煥守楊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

城降阿木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疽發皆不能戰泰州

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連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

就執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木乃皆殺之楊民間

者莫不泣下廣義或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

李妻即張許之節義

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與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

忠臣爲國惟及此心

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爲國惟盡此

周靜軒曰

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資詔諭則斬其使幕客功降則絕其

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殊無叛

精忠勁節
與日月爭
光
與張巡許
遠齊名異
代

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耳豈不深可哀哉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

袁了凡曰在中書時不曾令坐此整初降元為都元帥求見廉希憲廉安坐令整入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報無人色頃之宋士在羈旅者冠衣襤褸投乞放歸廉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明日為言於上悉遣歸燕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何禮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拆辱之今朝家起朔漠斯文未振更不尊禮儒士則儒術且掃地矣世祖薄劉整僅不若李庭芝之猶富貴之也徒縫掖諸生爾廉公禮之乃曼出於元帥之上君臣崇尚如此宜其一時勃興也

鑑元人克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之○**鑑**八月太皇太后謝氏赴元大都

太后以病久留建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拜其牀以出侍衛者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

鑑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鑑**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縣名屬韶州府○**發明**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侶義也胡羯亂華王室傾覆苟有書廣州府志而起其勤王家者此綱目之所予熊飛起兵會潛復韶

鑑冬十月又天祥帥師次於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聞天祥督勤王

龍飛明於
大義

遂各起兵來應日中進昌府南城人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等將一

赴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與元人戰於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

服哭焉○**鑑**趙潛使熊飛曾逢龍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

韶州元人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周靜軒曰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復韶廣固可見其

理之勇者烏有臨難而不恐懼乎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鑑十一月秀王與暎及元人戰于瑞安府即今溫州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

降嗚呼與暎賢於徽欽遠矣迹其志當與北地王謀同一義也

丁南湖曰謝氏為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罪於社稷秀王為帝胄

者九為此之遠屬乃憤一死而報效於祖宗聖人所以貴陽剛賤陰柔

綱帝舟居于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

秀王敗績
死節

綱目卷之四十一

叛降元此皆節義文章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于元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死發明則其不惑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則其狗義之心可見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其與夷齊之量又何虧乎大節是守巍乎若屹中流之砥柱其忠義可得而少貶哉昔以予之宜也

丁南湖曰平時能作推奸則臨變能當國難士君子之大致也予觀陳且倡其姪璿繼後而死則彼所謂節義文章不亦自知之哲乎按文龍為賢相俊卿之後且廷試第一也今若此則祖宗增重而科目增輝矣

文天祥誅 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

元世祖至 丁丑景炎二年元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 元阿刺罕入汀州又天祥奔漳州 元兵至瑞金 元人至漳州說天祥天祥責以大義縊殺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今潮州府 程鄉縣

陳璿起兵復興化 璿文龍從子也 五月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 遂復會昌縣 張曰中趙時賞兵皆會之 張世傑復潮州 元中書平章政事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元主嘆曰無復有矣大事如廉希憲者矣 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

宰相中真 宰相 男子中真 伯顏名言 六月文天祥敗元人于粵都次于興國縣 屬贛 秋七月文天祥使趙時賞張曰中等帥師復古贛諸縣遂圍贛州 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 綱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 遂復邵武軍 自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 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崗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奇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 檄諸路陳璿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

張世傑復 邵武軍 廣義 為庚作亂入泉州世傑失策所致也于時非不欲恭行天討奈以力 不能勝故也至是書討者以見不失討賊之義猶為王者之師也

丁卯年三月十七日

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院趙時賞張曰中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先是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恒卒至乃引兵走就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筆信拒戰箭被體而天祥至空院恒又及之張曰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意摩鐵騎橫衝擊之曰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許鄒淵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嶺南暴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在獄不屈有擊案至者輒摩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沐頗有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於道○鑑冬十月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曰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

時賞奮
不屈
文天祥將
佐死節

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陳瓚父子
全節

周靜軒曰

書者罪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不仁而得天下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執死得其所苟非忠於王事者能如是哉前書文龍死之此書陳瓚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

鑑瀘州降于元知州王世昌死之○鑑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舟遷于秀山陳宜中逃之占城遂不復後死于暹

鑑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方颶風以其四面俱至帝有疾元劉

深來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舟遷于謝女峽

周靜軒曰

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播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之淺灣劉深襲之奔於井澳矣帝居秀山井澳劉深又襲之奔于謝女峽矣自是而遷湖洲自是而遷崖山宋之天祿永終於是矣矣宜中身都督相饗因共恩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託論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

鑑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帝在謝女峽○鑑二月元唆都

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珪死之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趨之收兵

出海豐縣○夏四月帝崩于碭州第衛王立是為帝昺

帝昺名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也在位三年而宋亡矣○帝初封廣

敗陸秀夫抱帝沉于崖山之海其忠義之士皆溺死焉

夏五月癸未朔帝即位于碭州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

改元祥興拜碭州為翔龍縣先是端宗既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

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夏少康有衆一

中興乃與眾共立帝時年八歲矣○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

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

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

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授凡有所述作皆出其

授然正笏如治朝

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授然正笏如治朝

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曰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或云秀夫此時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雖史雖

丁南浦曰秀夫當奉國同死之際而猶講大學以匡其君尹穀當舉家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未死以前一則雖顛沛必於是也此固宋

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匡山新會縣屬廣州初張世傑以碭州不可居

而匡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

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勢之地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焉遣

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并廣州為翔龍

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制人匠造

舟楫製器械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鑑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殼如雷數刻乃已

周時泰曰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廣此可見國之

忠臣愛君惟求一个是

帝舟遷匡山

天險可扼以自固

天人可合
而不可離

加文天祥
保

之理合天人而言之則興亡之理庶乎可得矣夫汴宋方興其氣象
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培之可乎南渡以後氣象規模蕭索殆盡天不覆
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培之道也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覆
之道也其與其亡雖係於天皆由乎人耳若揆厥所原而論其君之賢
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此
論天人者可合而不可離也欤

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

曆本在干
測驗
測驗
於儀表

鑑閏十一月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以大明
歷歲久浸以後大欲修正未及而卒元主思其言詔衡及替善王恂工部
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之守敬
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
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駒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
網元張弘範張執文天祥于五坡嶺○鑑初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督

子俊詭為
天祥
天祥被執
不屈

集師會之盜陳懿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
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項首伏草莽天祥
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劉子俊自詭為
天祥真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朝
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
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
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鑑已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帝在匡山元張弘範襲匡山張世傑

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弘範由潮陽
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
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又
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

世傑義不可移 歷數古忠 臣以答

悉焚行朝草帝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蔽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櫓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匡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以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托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零丁洋在廣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祐傳記州香山縣東

黃矩淵曰季宋匡門之變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欲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泉如廣水岩孤軍倉皇駐咽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賊迅落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如乾而飲溷無

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道更弱息無可全之勢月交星隕玄机厄兆復可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問閔南遂四歷年所瞿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庶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壽滄海血碧紫帝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亦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

羅一峯曰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之三公者其大也以死自誓辦香祝天者張世傑也抱帝赴海從死于近者丞相秀夫也開督南劍藥房五坡日擊匡山悲歌慷慨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

袁了凡曰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范陽人張柔張世傑聚族堂結隊伍勤柔婦正柔怒斥之世傑遂歸宋積功至副樞封越國公柔後降元元還其舊職恒愧世傑柔子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巷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宮中使三至招之迄不答世遂傳世傑與弘範兄弟實非也篁墩詩云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特失攷矣

天祥忠義 形於詩

鑑時天祥目擊匡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懽忻趙人怨大風揚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

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我生之後遭陽九按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厄為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

掃地山河蓋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按左傳桓十二年楚伐諸侯所耻○凡盟割牲以土敦承血諸侯共飲血主盟者執牛耳掘坑埋牲加載書埋之言背盟者如此牛也問關歸國洗日光

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覩非無虓虎士如林

一日不戒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

未有鋒刃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鵲蚌按戰國策趙伐燕昨者臣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齧其喙鵲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鵲兩爭不釋漁者并擒南人志欲扶崑崙崑崙山在陝西肅州南城西南三百里北人氣欲

河帶吞漢水以黃河為帶秦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雄誰

雌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

邊桴鼓鳴今夜船船軒睡殼比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醜酒人人喜唯有孤

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同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漢制天子五路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飛

水茫茫隔煙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齊田單攻狄不克會仲連曰將軍東有夜

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

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鑑弘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

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

眾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壁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

南北受敵諸軍大潰世傑斷維以舟在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

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

甚眾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

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

張世傑死節

禮文足以維持君子之志

世傑露香

告天

世傑心事如青天白日

程嬰杵臼

不能

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辨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二君亡我未死者庶幾救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

史臣斷曰

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字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哉

張時泰曰

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以復仇死無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仇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趙者天也張世傑不能存趙者亦天也孟子曰若夫成山舟覆而死于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呂氏中曰

宋得天下也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耳蘇洵論勢亦謂惠襲而威不

宋亡後

二公即象

振賞數而加於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宗崩太皇太后與一二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大服之上耳豈不痛哉

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

湖南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昂

提刑張起岩

安吉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

壘常州守姚崇

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與翠興

化守陳瓚

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進

士尹毅

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章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姦臣似道柄

國時最忌文李二公

擯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

最著者二公也

張拭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

之臣

信哉

五變山曰

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

以重柔臣

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

和亦亡由是觀之

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

三王自立之中國

乃威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

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

夷而罪華咎人

而不咎天也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張世傑

晏慶陵曰

汴京既陷二帝北狩徽宗第九子康王即位南渡都于錢塘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與恢復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或於汪黃終制於秦檜罷趙鼎張浚而罪岳飛匿怨亡親偷安忍耻貽誤後世悲夫孝宗以宗室秀王之太子太祖七世孫躄大舜受堯之道述周武繼文之志昭然可見局覽華夷之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弔遺黎之志昭然可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議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朱張呂氏四方師宗南使至北必問朱先生安否儘金世宗賢明通好易表為書改臣稱姪去歲幣少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光宗幼有令聞向用儒雅承大統總攬朝綱用賢屏奸寬刑薄賦有可觀者不幸宮闈悍妬奄寺專權驕憂成疾孝道有虧天位遂不正矣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忠召用黃裳羅點內召朱熹待講政事脩舉中更任周當權負定策勲內蓋奸邪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仇宵之首雖梟國弊之腐莫補弥遠擅外權揚眉竊內柄拱默不能自強惜哉理宗以宗室希堦之子太祖十世孫為宗起所立束手受制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舉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夫中年縱欲怠於政事權移奸臣以至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事靡定自即位黜王安石尊周程表章朱熹不嘉定風興崇道學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其功不少矣而號曰理宜哉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誇功結怨敗天罔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拱手權奸而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少帝際天運傾頹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救義據忠收

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爽也○特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宋亡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為帝即位福州是為端宗明年帝崩于碣州陸秀夫立益王為帝皆不久矣史鉞則自少帝德祐而止自高宗建炎至是凡七帝一百五十年是為南宋而滅于元也

○南宋總論

論高宗

高

顧迥闌曰宋在中華金寇陸梁舉族雖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尚同左袒

之心大元師在外元祐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康王即位有不共戴天

之讎誰父母之仇綖綿力薄材嚴助傳淮南王書綿未能鳴劔伊吾漢感

武鳴劔抵掌志馳伊吾之北以直抵黃龍府然二帝在虜中穹廬蠻張臭惡雜聚胡

帳臭惡雜聚萬言書穹庐蠻嘆馬角之未生而魂已消於雪窖矣北望闕庭無淚可

揮高宗獨不思蓼自水足抱冰握火王梅溪以急救父母乎替善作左

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暮進一說以乞盟而認認音然冀以

見哀於大羊策之背者也幸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俟車

駕宗澤保全全京而黃善汪伯見沮擊肘莫伸卒召苗劉之變苗傳劉正

傳使一婦人抱三歲兒以決事將誰咎焉賴張浚韓世忠諸臣討亂復

位金虜哨騎飄忽劉漢弼羣盜所在蜂起至四京淪陷於腥膻而帝為

航海之策呂頤浩進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程興等為京湖淮南以紓

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而作廟於臨安金

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豫叛降金

中原盡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古曰有前死一尺無退生一寸

帝嘗昧之是時諸將方圖協力而秦檜乃為金人奸細程汝文曰檜

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遽忘此虜竭力主和噫不知彼之欲和者畏

我耶愛我耶抑欵我耶自用兵以來主和議者唇腐齒落漢舌敝耳聾

不見成功蘇秦書舌敝耳聾而金人惟欲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

况平江次師金人震怖不敢南渡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蓋可槩見者

帝自將禦金次于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岳飛世忠竟

平江金自淮引還

復之疏皆不見報而其受其詔諭江南之名金以張通古為其忍其

冕冊立之禮耳行夫奉表稱臣之辱僅得河南陝西地徽宗邢后喪而

為之解兵權岳飛張浚楊沂中殺忠良岳飛俾忠憤之臣吞齧鮮體十年

之力廢于一日惜夫檜方謂天下太平年薛弼言朽柱中有而依憑城

社稷縶縉紳孫妾觀文集依憑城社借作父子孫當國氣隘炙手人心

所屬推知賊檜及其死而始貶其姻黨免防其逆謀不已晚乎和議之

說未脫於口而金已分道入寇逆亮師出建康據我北岸欲立馬吳山

第一峰以看花落陽國勢飄搖如鷲巢飛幕細賴儒生成成功於采石虞

文金亮見弑於虜中而江左無恙不然帝無駐蹕之所矣吁楚民三戶

以亡秦少康一成以興夏高宗有中興之將張韓戈鋌奇雲旌旂拂

天東都亦漸有進取之勢使其罷講和以攻守代之魏祀請罷講和二

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史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而何

論孝宗

有於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其前有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帝文以昏惑主之故雖宗澤有東京之捷霍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有廣德郟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江中大儀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亦徒焉而已居音庄怯也怯與恐自委歲廷向非付托得人何以綿國祚於永世耶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胤居藩邸時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即位倚魏公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報稍張中外鼓舞雖符離之潰而又倚俊為重立馬殿庭立木馬於殿庭以便騎射也斷絃傷目即夫立志之堅宜懾敵人於千萬里之遠而陸壘永懷班固賦陸壘水懷奔走而來賓稽首以稱藩矣然方欲用俊而湯思史之奸叅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感之詔議和金得失豈知今日之事非戰無以復無罪守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

論理宗

號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耳竟致我師無功金人入寇蜀口江渡之死於干戈而後求和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送太師以見峽侵地侂胄之伐金者乃所以自伐歟然自侂胄之罪而言斲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究已斃之首何足惜王楠持書以贈南櫻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快奸尤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斲棺取首梟之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賦云社稷包羞羞羞朝廷隱憂亦孔之醜矣詩云亦孔之醜幸蒙古元號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以有元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之禍未歇也韓侂胄雖誅史彌遠專恣幸帝荒髮偷弄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乘機伺間以遂廢立之私帝崩彌遠矯詔立貴其他又何可勝言耶○理宗因彌遠得位不思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慾既多匪人雜進妃侍內嬖史惡外顯真德秀非真小人也用之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已三凶居路梁成大等人四木當

途薛極三大同地陳大六君子遠中黃鏞等闢馬丁當國勢將

亡而不顧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十步之外不能

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樂天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李全

逞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淨海徑

斯時也新隣之敵方熾古蒙而金人之運將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來議

伐金許成功之後忽守緒金唇齒之喻而會兵蔡州卒以亡金一時君

臣之倖功者孰不以為雪恥酬百王也唐太宗詩雪耻酬不知以遼而

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不可與同心合謀

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南北之

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楫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

使來不見答而又遣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務遠

圖反起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愚而又愚覆車不戒

是以蒙古乘之而川蜀江淮 襄漢之間殆微寧曰北方未可圖而

方已先騷動亡國之勢已成於此帝顧以賈似道獨當重任似道陰以

乞和蒙古而反以諸路大捷獻較之帝詔喪師而以捷聞者李林尤甚

焉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

民窮無措彼不聞乎歛民財以足國是割股以餽腹飽而身斃者也

貞觀政要而獨不悟乎始蔽於史彌遠繼惑於史嵩之終失於賈似道雖能

崇尚周程張朱罷黜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

理宗文之理而已耳○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

夕笙歌之樂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曰費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

臣呼似道為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

列闈不知而似道敢托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位以要君酷嗜寶玩以

招賂匿敗諱亡以養寇踞關蟋蟀笑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

論度宗

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

平章汪立信曰平章平章職今日更說一可不得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可了耶○恭宗幼

稚元惡愈制惡犬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文天祥曰

危月削如火消膏而半辟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此何時也似道自幸

天助出師蕪湖以禦之錯愕悞惶了無一計是何異於聽音助之襲

狗狐豚之咋音虎則虎豚之咋音虎則虎至則靡耳欲獲麀鹿而張兔置哉由是江

淮州軍望風唯唯虜兵所指到處平夷元伯顏梅嶺岡詩云馬首曾經

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雖張世傑遣兵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帝遣兵入援而

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而有之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

城趙氏不絕之祚如一絲之引千鈞謀國者當如烈火之燒心衆鏑之

叢體綱目衆火燒芒刺之負背競競然求為權宜之計而反殺行人於

獨松關以速其怒焉虜兵東入無吐輩駭角稽首文天祥詩曰厥稽首

議此而浮謗如川劉夢得曰聚蚊成雷衆喙魏川終罷位楊中

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所以不成者蓋緣帝以談兵黃為

革為迂也而不可專咎於談事諸奸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

財賦匱乏劉琪陵寢隔腥膻而妃嬪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斥

張說簽書樞密罷李衡周必大等王洙陳賈之言入而道學有禁雖曰朕心一日行天

下一兩遭而瑕疵盖亦不少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隙可乘而易表為

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邊庭不鼓烽燧不烟文才斗夜傳旌

旗書捲藝文以休有南北亦帝之幸耳然人君起外藩而能盡官庭之

孝悌友愛之情未有若帝者故得廟號孝宗亦南渡之首稱者也○光

宗制於將種之婦李皇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楊舜卿趙汝之黨而君不君

不朝重壑宮不視疾不執喪壽皇而子不子賴趙知院趙汝以貴戚之

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宗寅紹丕圖而中外

晏然汝愚乃首貶內侍陳源等十人召大儒朱熹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天彭龜年為之下引領望治惜其虜身大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胄而使得以懷怨行奸割敬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胄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鑑計逐汝愚而一經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其視君子若掌上之土瓦楊誠齋文而進退由心小人之倖進者皆病風喪心附韓氏以得美官有若許及之之由實屈膝者有若趙師宰之犬吠雞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若陳松之以賤名達約聽者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者一時宰執從臺諫藩閫皆出白門庶而天子孤立於上又謂中國有必伸之理臣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躁動以發戎釁噫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耻掬海不足洗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辛稼軒云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耶不形於淳熙宗

河空易印降元王召米降將問而帝

其亡其亡江河破碎文

日江河破碎水飄絮不可撐持○餘火木灰二王北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端

雖天祥世傑等效義據忠而播越渡濤寄身海島朝衣濕淚誠可痛心

帝崩慶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等立之胡兒歡宋兒怨比人樂南人愁秋

雌雄分於頃刻流血尸洋水亦通文丞相詩曰誰雄誰雌頃而稍

一塊肉壅于魚腹之中秀夫負帝同謁于海三百二十年之命脉於斯竟斬悲夫

雖然抗潮三日不至大風空覆孤舟天亦不欲復存趙氏矣得天下于

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固如此也於元子何尤歷觀宋之立國以至誠

待夷狄未為不是而乃侮於渣肉於金亡於元而受禍為最酷昔人謂

其數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進不其然哉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宋策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一百五十二年

右宋太祖起建隆庚申至帝昺祥興乙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